



村郎 著

TIBET ALONE

# 藏地孤旅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村郎 著  
TIBET ALONE

# 藏地孤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地孤旅 / 村郎著. -- 2版.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33-0364-4

I. ①藏… II. ①村…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3692号

---

## 藏地孤旅

村郎 著

---

**责任 编辑：**许 彬

**责任 印 制：**韦 舰

**装 帧 设 计：**段 芳

---

**出 版 发 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88310899

**法 律 顾 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 者 服 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 购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7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1年8月第二版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364-4

**定 价：**30.00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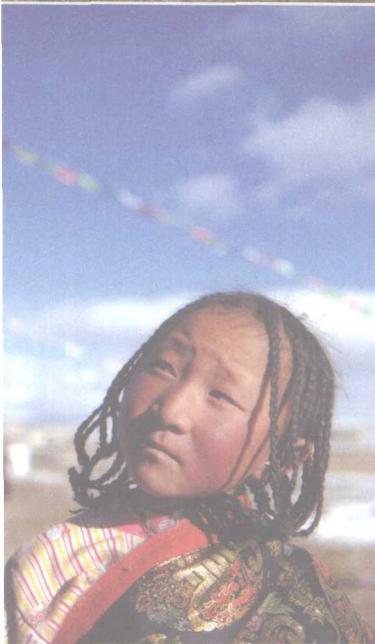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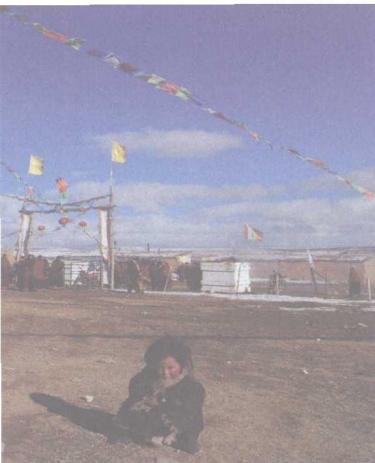


## //// 还在路上

接到许彬电话的时候，拉萨正下着雨，空气很湿润。她告诉我出版社计划再版《藏地孤旅》。

许彬是新星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若非她的赏识和坚持，《藏地孤旅》永远不会成为铅字。我从没有称呼许彬为老师过，而是一直叫阿姨，因为从小爸妈就是这样教我的。几年来，许彬一直关注我的藏地旅行和游记，见我许久不更新博客就会冒泡催一下。《藏地孤旅》的创作费时两年，写时完全是为了愉悦自己和朋友，写完后才知道有可能会出版。统计字数，发现不知不觉得已经写了十五万字。我顿时觉得自己很牛逼。谁也别拿写作吓唬我，那不是一件难事。我根本不必绞尽脑汁，完全不用闭门造车，需要做的只是真实还原旅途中的故事和感受。

书名的出炉却没有写作过程那样轻松。我喜欢海子的《九月》，当初想用“只身打马过草原”当书名。出版社不同意，说你去的是高原，不是草原。正式交稿前我才仓促想起“藏地孤旅”这四个字。未曾料到两年后在拉萨，我想用这四个字来注册一家客栈，却遭到怀疑和拒绝。工商局的领导甚至给我打电话追问



这四个字的意思。他们把无限的想象力落实到了具体工作中。就这样，客栈变成了“村郎客栈”，听起来很像农家乐。

游记写作一向不被看好，仿佛那是小学生春游后的作文。我想持此观点的家伙们肯定没有读过纪德和奈保尔。所幸《藏地孤旅》出版后很快售罄，没有辜负出版社编辑们的美意，还有读者把书中话语摘抄成村郎语录。我很得意，于是萌发再写一本书的念头。但是至今我没再像以前那样旅行过。尽管还是会出门，却摇身变成了国外高级别旅行团的顾问，拿着高额酬金，坐在陆虎的高级皮椅里，大部分时间睡觉，偶尔睁开眼，发现走错了，就将错就错，告诉雇主驶离正道走歪道，反正也能到。我曾经尝试把这些故事也写下来，但最终不了了之。因为这不是我的旅行。苍茫的远山和无尽的长路依旧，但是风景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心情。我在乎的是与谁同行。那样的旅行剧情感强，拍成公路片也许会很叫座。

出书是个意外，在拉萨开客栈却是蓄谋已久。我心目中的客栈，应该有一个花草茂盛的院子，有一个可以通宵灯火通明的公共空间和开放的阅览室，有覆盖每个角落的无线网络，有价位不等的床位和房间，有干净的卫生间和24小时热水，有一个厨具和食材齐备的大厨房，有免费提供的茶水和瓜果，有中西式早餐和符合客人口味的晚餐，有狗，有猫……客人踏入客栈，背包仍在肩，就已然如释重负、身心放松。《藏地孤旅》出版的两年后，我真的拥有了一家这样的客栈。我感觉自己还在路上。旅行改头换面，还在延续。

但是，这样的感觉极具欺骗性，因为一旦停下脚步，长久驻留某处，潜移默化中美好变得熟视无睹，丑陋却扑面而来。有时候，旅途中充满假象，我们按需取舍，在冲突的环境里麻痹自己，获取感官的享受和心灵的解脱。时过境迁，过去的旅行令人神往，却只能通过文字而不是足迹再现。我至今都很喜欢这句话：假如不能走向深刻，我就走向广阔。也许这是当初在为自己出门找借口。不料走了很远，自以为很广阔，停下脚步后却不得不面对所谓的深刻。这样的转变极具颠覆性，令我怀疑当初自己的某些感受是否过于主观，体会是否过于草率。

这篇再版的序言写得很辛苦，远比十五万字的游记难写。客栈里人来人往，朋友之间的神聊没有令我文思泉涌，却令写序断断续续，反复无常。Jen因此嘲笑村郎才尽。我原本可以延续《藏地孤旅》中的那些原始冲动和感受，为自己的老驴生涯立块丰碑（我已经把老驴定义为中老年驴子），但那样只会令我言不由衷。我曾经写过，没有哪一个旅行目的地可以像拉萨一样成为那么多人的精神家园。当那些感动归复平静，沉淀却致人痛苦。旅行的自由和美好，城市的禁锢和丑陋，天壤地别，哪怕这个城市是人人向往的拉萨。如同梦醒，后知后觉的我终于明白任何实名化了的精神家园其实都难免名不副实，无法免俗。这些充满个人色彩的看法看上去相互矛盾，但是如果一个人把生命中的十年奉献给一段旅程，那必定是一个内心纠结、再三反思的过程。

现在的我专注于经营位于拉萨的村郎客栈。将来我也许会拥有几家这样的客栈。这是眼下在拉萨我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一件事情，只需认真努力。忙里偷闲，我还会独自去八廓街和大昭寺广场走走，吃藏面，喝甜茶，淘珠子。看见走过的人们，我就会想，那些怀揣梦想来到西藏的年轻菜鸟，其实也就是当年的我。







我回忆着你，你熟悉的悲痛

压迫着我的心灵

那时，你在哪里？

什么样的人围绕着你？

说着什么样的话语？

纯真的爱情为什么会突然降临在我身

当我感到悲伤，并觉得你在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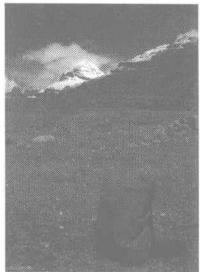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站在山口望五明佛学院，对面山头白雪般的风马旗、雄伟的坛城、满山遍野的僧房、飘扬的经帐——一种神秘的、震撼的力量悄然而至，无声无息。





萨迦寺，在西藏政教合一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萨迦寺和我见到的许多藏传佛教的寺庙不同，更像一座威严的城堡。



## //// 在路上

他去过的藏地，我几乎都去过；  
我到过的藏地，有些他至今都还没有到过。

但这个有心人，把在藏地的经历，写成了这本厚厚的书，使藏地在我渐行渐远的记忆中慢慢变成了另一种神话。

四年前的那个盛夏，我从十世班禅的青海老家回来。他说，他会把出行当做一种生活方式，目标直指藏地。在众多为他的安危担心的听者中，我是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他想去的那些地方，我都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地停留过，内心竟是非常希望他能达成这个心愿。

从那时起，他的脚步就没有停下。不是在云南，就是在四川，要不从青海发来短信，或者拉萨的朋友说他们正在小聚。当行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在茫茫的藏区，他的足迹如星星之火。对于牵挂他的人来说，唯一的希望便是他能安全，而他却兀自享受那被他称作“自由而贫穷”的曼妙过程。

在几年的行走中，我分明能感觉他如稚童般的开怀：夜宿无人的冰川边，幽静的天籁，一轮明月，即便是相思，却因少人有这样的体会而温柔起来；搭乘拉油的卡车，穿行于茫茫的新藏线，体能消耗巨大，却对生命有了别样的感受；甚至在从稻城到香格里拉，负重徒步三天，盘缠遗失，他也能坦然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法……

于是，这几年，他的身影出没于藏地一个个偏远的村落：在黄河源头，他给孩子们上课，在海拔4500米的天边，他教孩子们打篮球、学画画；借宿西藏老乡家，全家人都把他当亲人，情窦初开的女儿甚至嫉妒任何一个和他搭腔的女人；在金沙江边，他能和村子里的老奶奶聊半天，似一个久别家乡的游子……在藏地，他就像

是回家。几天洗不上澡，吃不到可口的饭菜，都不会令他不快。或许从开始行走的第一天起，这个曾经每日收拾得光光鲜鲜，出入高级写字楼的都市人，成了藏人中的一个，有酥油茶喝，有高原的空气，觉得人生的幸福也不过如此。

从几年前，选择不工作，十几年前，扔掉铁饭碗，二十几年前，回国……每一次选择，在别人看来都要痛下决心，于他，只是水到渠成。

“喝淡汤，读闲书，看美人梳头。”

这点理想似乎不再矫情，如果能试着去理解他的每次选择。

喝淡汤，成了他生活的一种；读闲书，也成了他生活的一种；只是，看美人梳头，完全就只能是生活的幻影。他读的闲书，是有别于许多人的。在他远行的背囊里，有安德烈·纪德、以赛亚·伯林做伴。在他，他只说是补课，补当年去国离乡时的缺。所以，他的文字时时透着想要学习的乖巧，却难免会流露出稚嫩的笔迹。好在，那些文字没有董桥的造作，个别地方偶尔也有屠格涅夫的纯真，于是，便欣喜他那些点灯熬油的功夫并没有白费。看到他的字，便不会奇怪，他为何喜欢浪迹的生活；读了他的文，细心的人会发现，其实，这个自以为是的“藏人”笔下时时飘着江南的杏花春雨；而他的照片，绝对透出了画家父亲的基因……

旅行中，他也会露出倦意，别以为他会就此止步。他常常把 scorpions 带在身边，Don't stop on top，遒劲激越，好比阵阵鼓点催他上路。他也喜欢听 Mark Knopfler，那首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娓娓道来的仿佛正是他在西部旅行的故事。

选择了一种生活，他便想好了担当。

对他，生活只简单成一种状态：走在路上。

而把他推出家门的那个人，是我。

Jen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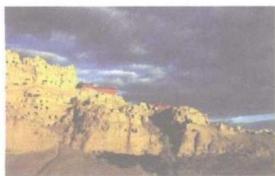
序 在路上 1



- |    |       |
|----|-------|
| 3  | 夏河    |
| 10 | 郎木寺   |
| 16 | 若尔盖   |
| 18 | 马尔康   |
| 24 | 丹巴    |
| 28 | 海螺沟   |
| 36 | 康定    |
| 37 | 理塘    |
| 45 | 稻城    |
| 47 | 亚丁    |
| 57 | 东义    |
| 59 | 东义—永宁 |
| 70 | 永宁    |
| 72 | 香格里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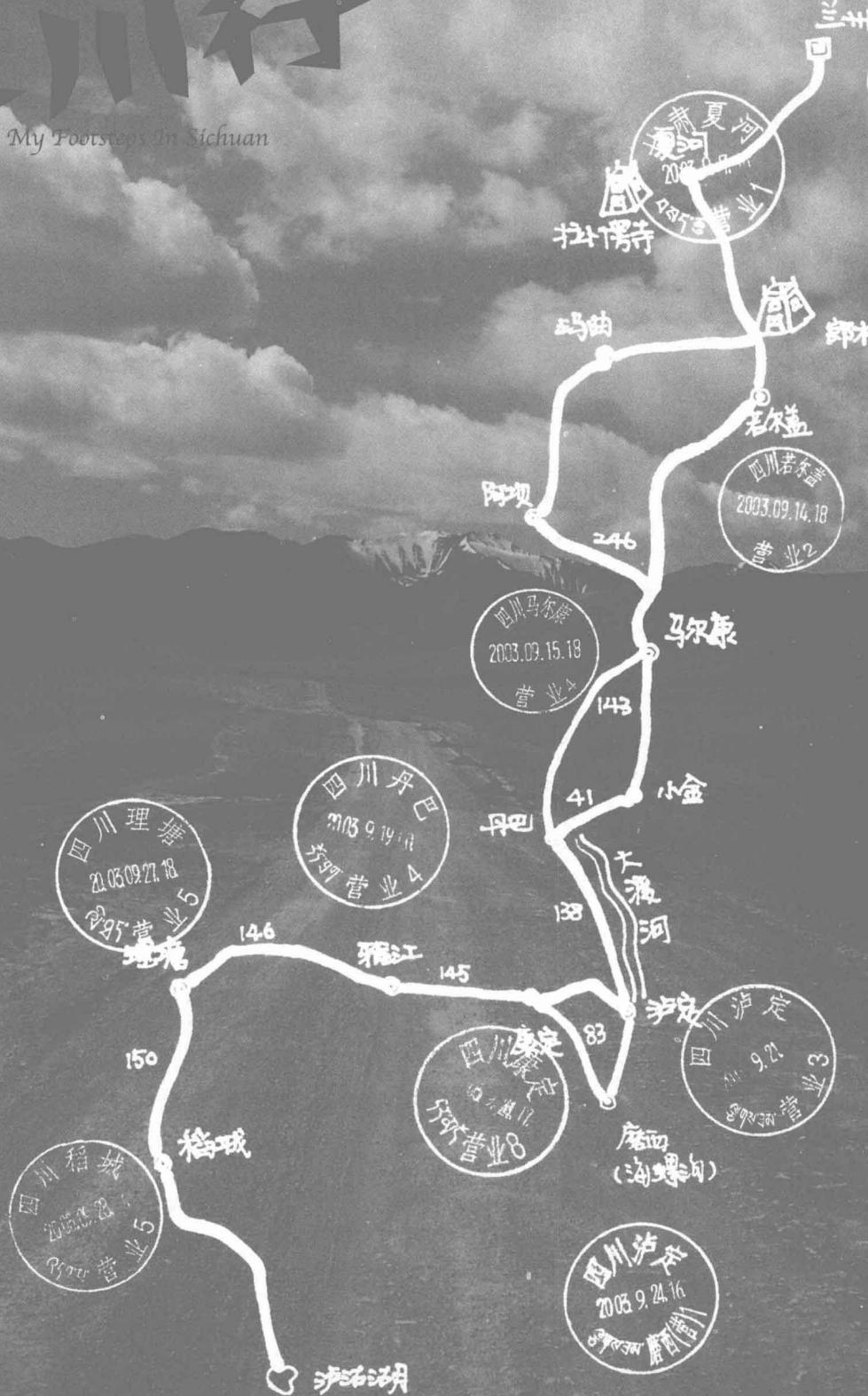
- 77 西宁  
79 玛多岔口  
80 玛多  
81 扎陵湖乡希望小学  
99 玛多—玉树  
101 玉树  
107 囊谦  
111 囊谦—类乌齐  
117 类乌齐  
124 昌都  
127 江达  
129 德格  
136 雀儿山  
139 甘孜  
143 色达  
160 班玛  
162 玛沁  
164 拉加  
167 湟中



- 171 叶城  
175 219国道  
185 狮泉河  
188 札达  
190 古格  
194 札达—塔钦  
196 冈仁波齐  
202 玛旁雍错  
205 巴嘎  
208 巴嘎—萨嘎  
210 萨嘎—拉孜  
212 萨迦  
214 日喀则  
217 江孜  
220 拉萨  
228 西宁

# 川行

My Footsteps In Sichuan



丹巴是出美人的地方。碉楼的修造虽说是战争的需要，但更像图腾。

